

少女安妮

阳光偶像励志经典必读书系

- 比大长今更经典的励志传奇
- 让马克·吐温感动落泪的温暖故事
- 陪伴你一生的成长启示

著：〔加拿大〕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编译：胡彦新
解读：蔡火凌云·玲子
插图：画儿+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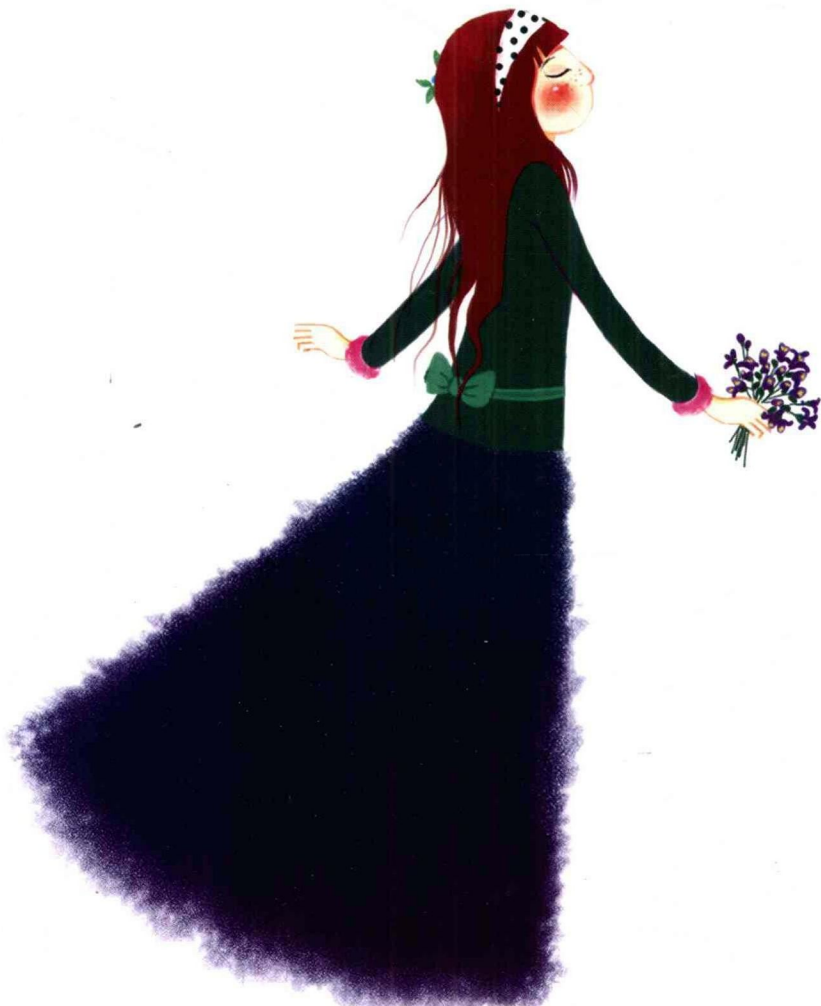


少女安妮

阳光偶像 励志 经典必读书系

著○【加拿大】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编译：胡彦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女安妮 / [加]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L.M) 著; 胡彦新编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
书名原文: Anne of Avonlea
ISBN 978-7-5366-9928-1

I. 少… II. ①蒙…②胡…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9824 号

少女安妮

SHAONÜ ANNI

蒙哥马利 著 胡彦新 编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广东宏图华章·蔡火凌云
责任编辑: 陈建军 朱远洋
责任校对: 谭艳莹
封面设计: 何 靓
版式设计: 刘耀军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90×706mm 1/16 印张: 12.875 字数: 177 千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做安妮那样的阳光女孩

蔡 火

安妮生活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岛因为安妮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旅游胜地。人们不远万里去探访安妮的故居，他们仿佛从没有把安妮仅仅当成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安妮曾经陪伴着他们成长，她，就像一个一起长大的朋友。

今天的我们也一样。

我们相信，安妮是最阳光的成长偶像，这个耽于梦想、害怕长大的孤单少女，离我们最近；她和我们一样有着萌动的少女情怀，有过或喜或悲的遭遇，也为了年少的梦想付出过代价。但是她始终乐观、坚强、自尊自爱，并且懂得关爱身边的人和事物，这给了她丰富的成长体验，让她的故事曲折却美好。少年的你，看她的故事时会如临镜自照，看到更多的自己，也会从安妮的成长中得到真切的体会。至今，还没有一套世界名著比安妮系列更加贴近成长中的少女心事，这也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洗礼，这套书依然长盛不衰的秘密。

这套安妮，都由有着丰富阅读体验的女性作家进行了解读。希望在你的阅读过程中，这些温馨的解读文字会为你点破成长的迷津，伴着你走进安妮的世界，走进你自己未来的成长之中。

人生长路少年始。这套安妮没有枯燥的说教，而是充满了幽默生动的叙述，当会心一笑时，你已经为自己找到了方向。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愤怒的邻居	1
第二章	一怒之下	11
第三章	拜访哈里森先生	18
第四章	初为人师	25
第五章	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	32
第六章	安妮的小伎俩	42
第七章	玛丽拉收留了双胞胎	47
第八章	戴维的恶作剧	56
第九章	现实和幻想	67
第十章	糟糕的一天	75
第十一章	放假了	84
第十二章	梦寐以求的事情	91
第十三章	接连不断的故事	96
第十四章	托利路上的奇遇	107
第十五章	愉快的一天	118
第十六章	可爱的拉文达小姐	126
第十七章	拉文达小姐的恋爱史	140
第十八章	阿冯利的预言家	147
第十九章	哈里森的一场风波	155
第二十章	峰回路转	164
第二十一章	生活又结束了一章	171
第二十二章	王子归来	181
第二十三章	诗一样的爱情	188
第二十四章	石屋里的婚礼	193



第一章 愤怒的邻居

◇安妮语丝◇

我们并不打算去改造什么人。我们要改造的是阿冯利村子。

1

八月的一个下午，十六岁半的安妮独自坐在院子里，双手托腮，凝望着大山一样堆积在天空中的雪白的云朵，一副身心陶醉的样子。不过，别看她瞧得那么入神，可心思却一点也不在这美丽的风景上。此刻，她的小脑瓜正沉浸在自己美妙的幻想世界里呢。在那里，安妮——身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正致力于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她培养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还有一大批有为的年轻人，个个都是社会的栋梁之才。

这会儿，她正置身于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四十年后的某一天，白发苍苍的安妮正跟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一起——至于他到底为什么出名，这就不是安妮需要考虑的事情了。不过安妮倒是觉得，把这个大人物想角成一位大学校长或者加拿大总理倒是蛮有派头的。此时，那位大人物正俯身把脸凑近安妮那双布满皱纹的手，并且满怀感激地告诉她，正是她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他在人生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很久以前安妮在阿冯利学校时对他的教导。

可是，这种愉快的想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场意外搅得七零八落了。



一头体型不大的泽西种母牛从小路的一头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片刻之后，哈里森先生尾随而至。他不等打开院门，就飞身跃过栅栏，怒气冲冲地来到满脸惊讶的安妮面前。

哈里森先生是安妮家的新邻居，安妮虽然见过他一两次，却从未和他正面打过交道。那是在四月上旬的时候，安妮还没从女王专科学校回来，罗伯特·贝尔卖掉和卡思伯特家相连的农庄，搬到夏洛特敦去了。买主就是这个名叫哈里森先生。人们只知道他叫哈里森，是新不伦瑞克人。可是，他在阿冯利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以举止古怪而声名远扬了。

“一个怪人！”这就是雷切尔·林德太太对哈里森的评价。

凡是熟悉林德太太的人都知道，她是位心直口快的女人。哈里森先生显然与众不同——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而与众不同又恰恰是怪人最基本的特征，所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首先，哈里森先生孤身独居，而且扬言不要任何愚蠢的女人接近他的居所。这个极端的做法给他惹来了很多麻烦。阿冯利的女性居民为了报复，到处传播关于他在家庭生活和烹调方面的可怕故事。哈里森雇了白沙镇的小孩约翰·亨利·卡特，那些故事就是从他的嘴里传出来的。

比如，在哈里森的日常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固定的饮食习惯。哈里森先生觉得饿了的时候，就随便“啃点什么”，如果约翰·亨利碰巧在场，他就可以进来吃一点儿，如果他不在，那就要等哈里森先生下次饥饿发作的时候了。为此，约翰·亨利绝望地表示，如果不是每个周末可以回家好好补充一下，或者如果不是星期一早上他妈妈总让他带一篮子食物回来，他一定早就被饿死在这里了。

至于刷锅洗碗的事情，哈里森先生更是不屑一顾。只有碰上下雨的周末，他才肯动手在接雨的大桶里把锅碗瓢盆统统洗掉，然后放在一边，等它们自己晾干。

此外，哈里森先生还以“小气”著称。当有人劝他向牧师艾伦先生捐助薪水时，他就会认真地表示，要先看看自己能从艾伦先生的布道里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如果没有好处那就万万行不通了——他认为乱花钱



没有任何价值。

当林德太太去为传道活动募捐——并走进那所房子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对她说，在阿冯利的那些长舌妇的流言蜚语中，异教徒色彩比他所知道的任何地方都浓。如果林德太太能尽力使这些人都皈依基督，他就愿意为这项事业慷慨捐款。于是，林德太太拂袖而去，说可怜的罗伯特·贝尔太太安眠在墓穴里面真是幸运，因为要是她看到以前自己引以为傲的房子竟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一定会疯掉的。

“大家都知道，以前她每隔一天就会擦洗一次厨房的地板，”林德太太愤愤不平地对玛丽拉·卡思伯特说，“可是你知道现在那里是什么样子吗？我穿过厨房时，都不得不把裙子拎起来。”

还有一件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那就是哈里森先生养着一只名叫“生姜”的鸚鵡。以前阿冯利从未有人养过这种动物，因为养鸚鵡被认为是有失体面的。而哈里森先生的这只鸚鵡更是糟糕透顶！用约翰·亨利·卡特的话来说，从未见过这么恶毒的鸟，它总是凶巴巴地咒骂。有一天，当约翰·亨利弯着腰与鸟笼凑得太近时，“生姜”把他后脖子的肉咬下了一片。每逢倒霉的约翰·亨利周末回家，卡特太太总要找出他那块伤疤给大家看。如果卡特太太有把握能为约翰·亨利另外找个好去处，她显然会毫不犹豫地带着他离开这里。

现在，当著名的哈里森先生满脸怒气地站在安妮的面前时，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她的脑海里闪过。说实话，哈里森先生即使是在表现最和蔼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把他英俊两个字用在他身上。他又矮又胖，而且秃顶。

此时，他那圆圆的胖脸正气得发紫，两只凸出的蓝眼睛也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了。安妮觉得他实在是自己见过的最丑陋的男人。

过了好一会儿，哈里森先生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一张嘴，立刻唾沫横飞，“你听着，小姐。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小姐，你知道吗？第三次！老天爷，任何人的忍受都是有限度的，小姐。上次，我已经警告你姨妈，不准再发生这种事



情——可是一点儿用都没有——现在她又这么干了，我想弄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小姐。”

“你能先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安妮用十分威严的口吻反问道。最近她一直大量地练习这种腔调，准备开学后对付那些调皮的学生；可是这对怒气冲冲的哈里森显然没什么效果。

“什么事？！尊敬的小姐，就在不到半小时以前，我又在我的燕麦地里看到了你姨妈养的那头泽西种母牛。请注意，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上星期二我发现过它，昨天我又发现了。我曾到这儿来提醒过你姨妈，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了。可是，她还是让它发生了。你姨妈呢，小姐？我想见见她，向她表达我的一点抗议——哈里森先生的一点抗议，小姐。”

“如果你指的是玛丽拉·卡思伯特小姐，那么我告诉你，她不是我的姨妈，而且她现在也不在这里，她到东格拉夫顿去看望一位病重的远房亲戚了。”安妮说，每一个字都透着无比的威严，“关于那头闯进你的燕麦地里的母牛，我只能说很抱歉。那是我的母牛——请注意，那是我的，不是卡思伯特小姐的。三年前，当它还是一头小牛犊的时候，是马修从贝尔先生那里把它买下来送给了我。”

“抱歉？小姐，难道你认为这件事只是抱歉两个字就可以解决的吗？！你最好去看看，那畜生把我的燕麦地破坏得一塌糊涂。它把我的麦田里里外外折腾得乱七八糟，小姐。”

“我非常抱歉，”安妮依旧语气坚定地回答说，“不过，要是你能把自己家的栅栏好好修理一下，它也许就不会闯进去了。我指的是那段隔开你的麦田和我们的牧场的栅栏，我早就发现它有问题了。”

“我的栅栏没有问题，”哈里森先生厉声叫道，“就算是监狱里的栏杆也挡不住那样一头凶悍的母牛。我警告你，你这个红脑袋的小家伙，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那头母牛是你的，你最好小心看管，别让它去糟蹋别人的麦田，而不是远远地坐在一旁，瞧着天空发呆。”

这下可触到了安妮的痛处，这会儿她除了红头发以外，脸色也气得



发红了。

“红头发怎么了，难道会比头上只留下一小圈头发的秃脑壳还难看吗！”她反唇相讥。

这次反击非常有力，因为就像安妮对红头发一样，哈里森先生对他的秃头也非常敏感。他立刻又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使劲儿地瞪着安妮。

这时，安妮的火气已经消了许多，不过她没有放弃乘胜追击的机会。

“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哈里森先生，因为我有想象力。我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出你发现一头母牛在你的麦田捣乱，心里会有多么恼火，所以我不会因为你那些无理的言语就对你心生厌恶。我向你保证，那头母牛再也不会闯进你的麦田了。这一次，我以我的名誉担保。”

“好吧，只要不让它再闯进来就行了。”哈里森先生嘴里咕囔着，口气也缓和了些。可是他走的时候，脚步还是重重地踩在地上，表达着心里的不满。

美好的心情受到了严重的打扰，安妮再也没有心思继续自己的幻想了。她大踏步穿过院子，把那头惹是生非的母牛关进了挤奶棚。

“它是不可能从这里溜出去的，除非它有本事把栅栏毁掉，”安妮暗自想道，“而且，这家伙现在看上去很安静。这准是吃那些燕麦把肚子吃撑着着了。真后悔上星期希勒先生要买它的时候没有把它卖掉。不过，等以后拍卖牲口的时候也可以。人们说哈里森先生是个怪人，这话一点没错。毫无疑问，我们两个绝对谈不来。”

要知道，一直以来，安妮都在留心寻找着能和自己情投意合的知音。

安妮从棚子回来的时候，玛丽拉正在把马车赶进院子。安妮急忙去准备茶点。喝茶的时候，她和玛丽拉谈起了这件事。

“这正合我意，”玛丽拉说，“家里养的牲口太多了，除了那个不靠谱的马丁，根本没有人看管它们，这可是个大麻烦。而且，马丁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信誓旦旦地答应，如果我给他一天的假去参加他姨妈的葬



礼，他肯定会在昨天晚上赶回来。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个姨妈。自从一年前他受雇来到这儿，这已经是第四个姨妈去世了。在马丁回来以前，我们只好把那头捣乱的母牛关在棚屋里，尽管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后面的牧场上去，可是那里的栅栏早该修了。可怜的玛丽·基思眼看就要不行了，她那两个孩子怎么办，我一点儿主意都没有。她有个小叔子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她已经写信跟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可是到现在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孩子怎么样？多大了？”

“六岁多——是一对双胞胎。”

“哦，是吗！自从哈蒙德太太生了很多双胞胎以后，我一直对双胞胎特别感兴趣，”安妮兴奋地说，“他们是不是都很漂亮？”

“漂亮！哦，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我去的时候，戴维一直在外面做泥饼，多拉出去叫他进屋，戴维就把她推进最大的泥饼里。他看到多拉哭了，就让自己也跳了进去，还在里面打滚，以此向多拉表明这没有什么好哭的。玛丽说，多拉是个真正的好孩子，可那个戴维是个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可以说他根本没受过什么教育。他刚出生没多久，爸爸就死了，差不多从那以后，他妈妈就一直疾病缠身。”

“我一向都很同情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孩子。”安妮很认真地说，“你也知道，在你收养我之前，我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真希望他们的叔叔愿意照顾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基思太太和你是什么亲戚？”

“你是说玛丽？我们几乎什么亲戚也不是。她的丈夫是我的第三代表亲。瞧，林德太太走进院子了。我猜她是来探听玛丽的事情的。”

“千万别让她知道哈里森先生和母牛的事。”安妮恳求道。

玛丽拉答应替安妮保守秘密。可是，这显然毫无必要了，因为林德太太刚坐定，就开口说道：“今天我从卡莫迪回来的时候，碰巧看见哈里森先生在麦田里追赶你们家的母牛。他看上去简直气疯了。现在怎么样？他是不是到你们这里大闹了一场？”

安妮和玛丽拉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阿冯



利的事情很少能逃过林德太太的眼睛。就在那天上午，安妮还说：“即使你半夜三更待在自己家里，锁上房门，拉下百叶窗，然后打个喷嚏，第二天林德太太也会问你感冒严重不严重！”

“我想是挺凶的，”玛丽拉承认说，“我当时不在家，他冲安妮发了一通火。”

“这实在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安妮说着，愤慨地扬了一下红头发。

“你说得太对了，”林德太太一本正经地说，“从当初罗伯特·贝尔把他的房子卖给这位新不伦瑞克人的时候起，我就知道要有麻烦了，怎么会少得了呢，如果那么多的陌生人都到这里来，真不知道阿冯利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连晚上睡觉都不能安稳了。”

“怎么，还有其他陌生人来吗？”玛丽拉问道。

“你还不知道吗？告诉你，首先是一家姓唐奈的。彼得雇了那个人帮他开办作坊，还把自己的老房子租给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只知道他们是从东面来的。还有不务正业的蒂莫西·科顿一家，也要从白沙镇搬到这里来了，他们只会成为大伙儿的负担。他患肺结核，他的老婆是个懒虫，什么也不干，连洗碟子的时候都要坐着。乔治·派伊太太收养了她丈夫的无依无靠的侄儿安东尼·派伊。这个小家伙要到学校上你的课呢，安妮，所以你也有许多事要做了，就是这么回事。而且，你还会有另一个新学生——保罗·欧文，这个孩子要从美国来和他的奶奶一起生活。你一定还记得他的爸爸——斯蒂芬·欧文，就是那个在格拉夫顿抛弃拉文达·刘易斯的人吧，玛丽拉？”

“斯蒂芬抛弃了她？我倒不这么认为，他们之间发生过一次争吵——我想这不能只怪其中的某一个人。”

“可是，他没有娶她，这可是事实。听说，从那以后拉文达就变得越来越孤僻古怪，孤身一人住在她称作回音蜗居的一所小石屋里。斯蒂芬到美国和他的叔叔一起做生意去了，还娶了个美国女人。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回来。不过，他的妈妈倒是去看过他一两次。两年前，他的老婆死了，于是，他打算把儿子送到他妈妈这儿来寄养一段时间。那个



孩子现在已经十岁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学生。那些美国人的事情谁也摸不准。”

8

“阿冯利学校可不会因为来了几个新学生就变得糟糕，”玛丽拉淡淡地说，“要是那孩子有点像他爸爸倒也不错。斯蒂芬·欧文是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年轻人，虽然有些人说他太狂妄。我想，欧文太太一定很乐意接受这个孩子。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她就一直非常孤单。”

“哦，也许吧，也许那孩子会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不过，他肯定和阿冯利的孩子们不同。”林德太太说，“对了，安妮，我听说你们打算创办一个‘乡村促进协会’，有这回事吗？”

“我不过是刚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和学生们提出了这个想法而已，”安妮红着脸说，“他们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艾伦先生和太太也表示赞同，许多村庄都有这种协会。”

“我说，你们这样做，会给自己惹麻烦的。最好还是放弃吧，安妮，就是那么回事。可没有什么人喜欢被改造的。”

“哦，我们并不打算去改造什么人。我们要改造的是阿冯利村子。可以做好多事情使它变得更美丽，更迷人。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够劝说利瓦伊·博尔特先生拆掉他农场坡上的那所不堪入目的破房子，这算不算是一件大好事呢？”

“当然算。”林德太太承认道，“这么多年来，那堆破烂一直都让大家觉得恶心。不过，学校里的教学工作就够你忙的了，作为一个朋友，我还是劝你不要为了什么协会之类的东西白白浪费精力吧，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也知道，一旦你打定主意的事情，肯定是要做到底的。你向来都是这样。”

安妮脸上坚定的表情仿佛是对林德太太的这种判断的一种肯定。安妮一心扑在成立“促进协会”的计划上。吉尔伯特要去白沙镇教书，不过他从周五晚上到周一早晨还是待在这边的，他对这事也非常上心。两个人经过仔细的讨论和策划之后，终于在心里构建了一个理想的阿冯利蓝图。



林德太太还带来了另外一条消息。

“他们把卡莫迪学校的职位给了一个名叫普里西拉·格兰特的姑娘。你在女王学校上学时认识这样一个人吗，安妮？”

“是啊，确实有这么一人。普里西拉在卡莫迪教书吗？这真是太好了！”安妮忍不住叫了起来，她那灰色的眼睛也顿时充满了光彩，好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

阳光解读——少女情怀总是诗

对于未来，安妮始终怀着诗一般的幻想和谜一样的向往。尽管她的种种念头尚带着点孩子气，可谁也不能否认它们的甜美与可爱，就如我们无法否认小饼干的香脆一样。在这一点上，恐怕全天下的女孩子都是相似的。区别在于，安妮并不耽于幻想，而是实实在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成立乡村促进协会就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似乎应该是那些大人操心的事儿，对于一个十六岁半的少女来说，显然许多事情要比这有趣得多。是呀，在这个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阶段，女孩子们对自身的关注程度大大地超越了外界的一切。这本属正常，无可厚非。不过，安妮为我们演绎了另一种成长模式。相信青葱岁月里的女孩子们都愿意与之分享。

如果说那些使人愉快的幻想透露了安妮身上的天真和孩子气，那么从她有理有据、从容不迫地应对愤怒的哈里森先生，以及决心改造阿冯利村子这些表现上来看，她无疑已经从一个快乐儿童蜕变成了一个有理智、有想法的少女。不难看出，安妮正在一天天变得成熟起来。哦，这么说不代表她将从此与那些小错误、小麻烦绝缘。别忘了，安妮可不是什么完美的女孩，呵呵，想想前几年她惹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乱子吧。虽然没人敢保证什么，但我们该肯定一点——安妮确实成长得不错——跟挺拔的白桦树一样可爱而健康。眼下，她正以自己独特的步调积极地



少女安妮

朝明天迈进。

10

想起席慕蓉的诗，“我也知道，十六岁的花季只开一次。但我仍在意裙裾的洁白，在意那一切被赞美的，被宠爱与抚慰的情怀，在意那金色的梦幻的网……”





第二章 一怒之下

◇安妮语丝◇

也许，在月光皎洁的晚上，那个大家庭的人都会回来——很久以前的孩子们、花园和唱歌的幽灵——于是这座老房子又可以高兴地做梦了。


11

第二天下午，安妮到卡莫迪去买东西，黛安娜·巴里也陪着去了。毫无疑问，黛安娜也是“促进协会”的一名忠实成员，所以在一来一回的路上，两个人谈的所有话题全都是关于协会的未来。

“我想，协会创办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座会堂粉刷一遍。”当她们经过阿冯利会堂时，黛安娜说。那是一座衰败破落的建筑，坐落在树木茂盛的山谷里，四面都是高大的云杉树。“这地方看上去真让人觉得没面子，我们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想办法说服利瓦伊·博尔特先生把他的房屋拆掉。不过，劝博尔特先生拆屋难度会很大。这个人很自私，肯定不会花力气去拆掉一所破房子的。”

“不过，如果让那些男学生替他做这件事也许行得通，只要我们答应把木板拉出来给他劈成木柴，”安妮满怀希望地说，“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慢慢地把这些工作做好，不能指望一下子在各方面都有成绩。当然了，首先必须把声势搞大。”

黛安娜没有完全明白“把声势搞大”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听起来很



有气魄。就要成为拥有这样一个目标的协会的成员了，她的自我感觉非常不错。

12

“安妮，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到了几件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你知道卡莫迪、新布里奇和白沙镇的那几条路汇在一起的那块地方吧，那里长满了小云杉树。要是能把它们清除掉，只留下几棵长大的白桦树，会不会看上去更整洁一些呢？”

“好主意，”安妮马上赞同道，“我们还可以在白桦树底下放一张粗木板凳。等到春天，再在中间建个花圃，种上天竺葵，那就更妙了。”

“好啊！不过我们得想个方法，让海勒姆·斯隆太太管好她的母牛，别让它到处乱跑，不然它会我们的天竺葵吃个精光的。”黛安娜笑着说，“我开始理解你所说的搞大声势是什么意思了，安妮。瞧，老博尔特的房子到了。你一定没见过比这更糟糕的房子了，而且又和道路离得这么近。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旧房子总让人想起被挖掉眼珠的死尸。”

“嗯，我觉得一所没人住的老房子看上去叫人很不舒服，”安妮说，“我总觉得它在回忆过去的时光，悲叹昔日的繁华和快乐。玛丽拉说，那座旧房子在很久以前曾经居住着一个大家庭，屋前美丽的花园里满地都是攀缘而上的蔷薇。小孩子们在院子里乱跑，到处充满了欢声笑语；可是现在，全变样了，里面什么都没留下，只有风在这里歇脚。它该感到多么孤独和悲哀呀！也许，在月光皎洁的晚上，那个大家庭的人都会回来——很久以前的孩子们、花园和唱歌的幽灵——于是这座老房子又可以高兴地做梦了。”

黛安娜摇了摇头。

“听着，安妮，你不能再像那样胡思乱想了。这可不好。你还记得我们那次想象‘闹鬼的森林’里有幽灵吗？妈妈和玛丽拉简直都被气坏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一个人在天黑以后若无其事地穿过那片林子；要是我对博尔特的老房子也这样想的话，我以后也会不敢在它前面经过了。其实，那些孩子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他们都长大了，其中一个屠夫。”